# 淫荡娇妻打开双腿

我结婚一年，我的老婆是我工作之後才认识的，我们俩人谈了两年恋爱，情投意合，就结婚了。

她身材苗条，两只乳房特别丰满。

今年春天的一天，我下午下班回家後发现她一个人在家，正在看一封信。她发现我回来後，慌忙把

信收了起来。我问她是谁来的信。她红着脸吱唔着，回答说是一个老朋友。我当然不信，因为我对她非

常了解她是个非常单纯的女孩子，一撒谎就脸红的。我没有逼问她，因为各人都有隐私权，我在认识她

之前就谈过好几次恋爱。

最让我心动的一个姑娘叫小怡，我们俩曾经非常相爱，但是因缘差错，她出国後俩人交流慢慢断了。

我时常在梦里和她相爱，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和苏琴透露过一次，我也不了解她以前有什麽经历。

结婚第一夜，我非常高兴她还是处女，所以我想她以前可能也没有几次恋爱。那天夜里我发现她心

神不定，以为我睡着了，离开卧室，在沙发上想了好长时间，长吁短叹，我透过门缝看到她眼里暗含泪

水，心里一动，猜想可能和白天的来信有关。

第二天，趁她出门办事，我找到那封信。一看之後，心里吃惊不小，原来她也有一段生死相许的感

情经历，她和她的一个同班同学谈了五年的恋爱。看信里知道那人叫许阿牛，隐约从信里猜出个所以然。

那个姓许的（我心里醋意大动）在大四那年去美国留学了，而且还在美国结了婚。最让我心惊的，是他

的爱人叫蓝海怡，北京人。我以前的恋人可不是也叫蓝海怡吗？难道真的是她吗？

再看之後，可叹造化弄人，小怡的父亲在美国开了一家精密光学器械公司，非常有钱。没错，正是

她。信里他向我老婆倾诉他的婚姻非常不幸，小怡始终不能忘怀她的初恋，俩从始终同床异梦。下个月

他要回国，一方面想见见她，以别後相思，同时在国内还有一些事务要办理。并求我老婆一定要给他一

个机会，把当年的误会解释清楚，然後就带着对她的绝爱永远地别去。

我一方面震怒，一方面更惊叹人生的离奇际遇，心里不知该说什麽。更想知道小怡现在的情况，知

道她到现在还是没有忘记我，心中更是刻骨相思，怀念悠悠不断。我又把信放回原处，我老婆回来後我

绝口不提那事，心里暗自盘算。信里留了他的EMAIL 地址，让她想联系就给他发信。我在家里的电脑里

装了一个黑客软件，以记录所有的键盘输入。

一个星期後，我发现了我老婆用英文发的信，我很轻易地把信复原。让我担心和痛苦的事情终於发

生了。

我老婆在信里对他说，也很想见他一面，并说想和他相爱的夜！！和他「相爱」一夜！这种背叛，

起先很让我愤怒万分，不过我的怒火慢慢地被一种莫名的兴奋所代替：想到我心爱的我老婆，在别的男

人的身下娇吟放浪，让人玩弄，我竟然感到一种性冲动！那麽纯情的我老婆，会和他怎麽干呢？我越想

越兴奋。我老婆的态度，也让我产生了一种报复心态，我一定要通过他和小怡联系上，也和小怡重续旧

梦。真是他妈的变态！那一阵子我老婆没事就陷入沉思，但是对我还是很好。看的出来，她还是非常爱

我的。

我想着，一个月後，会发生什麽呢？一个月後的某一天，家里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那天我下班特

别晚，回来後看到家里隐隐有些谈话声。推门一看，一位潇洒的青年正和我老婆正沙发上聊天。我第六

感觉告诉我，这人正是许阿牛。

他们俩努力保持着客气、礼貌的气氛，相坐的距离也很遥远，我心里暗笑，不知我老婆要怎麽对我

撒谎。

没想到我老婆这次说话倒没脸红：「老公，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我过去的老同学，姓许，好

久没联系的」

「许阿牛？」我笑着，把手递过去。

两人都是一愣，我老婆吃惊不小：「你怎麽知道的？」我没说什麽，只是责怪我老婆：你在电脑上

给许先生发了一封信，还把它存了起来，办事也太粗心了。题目就是信的第一句话：「我亲爱的」，我

还以为是给我看的，就看了。」

「我存了吗？」我老婆糊里糊涂的，满脸通红地想了一下，然後捂着脸跑到卧室哭了起来。

许阿牛非常尴尬：「真是对不起，打乱了你们的生活，我告辞了。」

「慢！」我挡住了他。

我老婆很紧张地，含着泪跑出来：「老公，都是我的错，你让他走，要打你打我吧！」

「怎麽会打阿牛呢？他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要说错谁也没有错，错的是命运，我还要留他

喝一杯呢！不许走啊，阿牛。」

我老婆怀疑地看着我，我拉着满脸不安、奇怪的许阿牛，对他道：「今天你不能走，说句实话，你

们俩相识在先，我老婆是我的我老婆，我非常爱她，但是我还是有些气度的，你们也没做什麽对不起我

的事。就是做了我那麽爱她，她的任何想法我都会满足的。」

「大明，是我对不起你。我更爱你，你不会和我离婚吧？」

「绝不会，那不就太便宜这小子啦！」

「不，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样太对不起你了。」我非留许阿牛在家里喝酒。

酒过三巡，我们三个聊得很开心，都有些醉意。我看我老婆和许阿牛慢慢地放松下来，就拉着我老

婆和许阿牛的手联在一起：「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我知道人的初恋是最难忘的。这两天我退出，我老

婆你放心，我也很爱你，我只是现在退出两天，不会和你离婚的。」

我老婆羞红着脸低着头瞟了许阿牛一眼，又心虚的看看我：「你这人，到底开什麽玩笑？」她神情

娇媚，酥胸起伏，体态诱人，许阿牛的表情都傻了。

夜已经很深了，我一看表，都十二点了。就对许阿牛说：「许先生，你现在下榻何处？」

许阿牛摇摇头：「我刚下飞机。」

我对我老婆说：「一会儿你把客房准备一下。」

许阿牛坚决地说：「不，我不会住客房的。」

我说：「好吧，那你就住我们俩的睡房吧，我睡客房。」

我老婆娇嗔着捶了我一下：「别胡说了，再说我可就翻脸了。」

我笑着说：「那我们三个都睡客房？」

我老婆眉梢眼角都有些荡意：「你真不介意？」

我心中怒火、醋意和兴奋揉在一起，不知什麽滋味。不知什麽神鬼差使，把我老婆一下推到许阿牛

的身边：「你看我会介意吗？」

我老婆喝了酒身体发热，正是初夏，她外套早就脱了，娇躯曲线起伏，玉臂外露，酥胸隐约可见，

因为盘腿坐着，短裙刚过膝，苗条丰满的大腿惹人暇思。

这麽美的我老婆，就拱手送人？许阿牛向我拱手称谢：「大哥，我这两天一定会好好待她的。」

我老婆膀子向他一搡：「他答应我还没答应呢！」两人居然当着我的面开始挑情了！我心里不知什

麽滋味，面上仍笑吟吟的看着他们俩。他的手轻轻地搭在我老婆的肩上。

我老婆看着我的反应，我却向许阿牛一努嘴：「动作别那麽僵硬嘛，一点也没有情人的感觉。这样

吧，你们现在就是夫妻俩，我当外人，好不好？弟妹？」我这样称呼我的娇妻。

我老婆红着脸：「你们俩都欺服我。」阿牛的手开始搂着我老婆，我老婆也开始向他靠去。几番挑

情之後，我老婆身子已经软了，阿牛轻轻抱着她。

我老婆眼含春色地看我一眼：「家里还有套吗？我这一阵正是危险期。」

我又说了一句话，让我老婆彻底解除了紧张：「老婆，今天家里已经没保险套了，你就放开了给他

吧。」

「那不让他占够了便宜！」我老婆娇媚地倒在他的怀里，上衣已经被他解开，乳罩边丰挺雪嫩的乳

房若隐若现，他的手开始不规矩起来。

我一阵怒火，差点想揍他一顿。慢慢地平息後，我对他们俩道：「你们该休息了，回房吧。」

阿牛抱着我老婆近乎赤裸的身体，向睡房走去，走向我和我的爱妻的大床！而我的爱妻，只是娇喘

着。我再一看，气得几乎两眼冒火：原来我老婆的下裙已经有些乱了，敢情刚才！不过转念一想：今天

晚上我老婆的身体要任他玩弄，这点还只是小意思呢！还有，我老婆今天是危险期，家里又没有套了，

希望我老婆不要给他射进去！

他把我老婆放上床後，回来关门时对我说了一句：「你放心，今天我会好好对她的，一定让她享受

到她一直没享受过的感觉！」

我暂时没动，一会儿就听到屋里老婆的呻吟叫床声了！我有些不放心，在客厅沙发上坐下休息了一

会儿，就听到里面的浪叫声越来越大：「好哥哥，你坏死了不能这样好舒服慢点哦你怎麽插得那麽深我

快死了」

「你这样在人家家里玩人家的老婆你怎麽这麽行呢！啊再深点深点」

「比起你老公怎麽样？」

「比他比他」我关心起来，侧耳倾听，听不见我老婆说什麽，只听到阿牛得意地笑了。我闭目想像

着：我的老婆的玉腿分开抬起，任那根粗大的肉棒插来插去，花瓣早就湿了，老婆和他的淫液浪水一直

流到我们的大床上，那个家伙一边干着她一边用手、用舌玩着我心爱老婆又红又紫的小乳头，我老婆的

椒乳最是敏感，在上下不断的刺激下，已经来了几次高潮了，银牙紧咬，星目半闭，让那家伙捅到花心

深处。

果然如此，老婆很快地叫了起来：「我射了我要死了我要你我要」但我还是不太担心，老婆不会让

他射进去的，她还是属於比较理性的一个女孩子，我相信她，慢慢地我在沙发上睡着了。这

个家伙真行，玩了三个多小时。夜里我老婆的开门声把我弄醒，我睁大眼，看到老婆玉体赤裸，满

面通红，娇喘不休地站在门口，看到我时非常惊慌。她一手提着她的小亵裤，一手捂着她迷人的私处。

两只乳头红红的，不知被他玩了多少次了，骄人地高挺着，显然高潮还没过去。小腹上还溅落一些白色

的精液。

我再看她的大腿根部，哦，几道污浊的精液慢慢地从她的阴处流下来。「对不起，我我让他」

「别说了，我不是说了吗？你就放开了给他玩，没事。」

我说着要回到客房去，我老婆冲过来，拉着我的手，「我爱你，我和你一起去客房。」

我点头同意。老婆红着脸低头说：「我先去清理一下。」

我说不用，抱着她回到客房，一下把她扔到了床上。老婆两腿无力地分开耷下，私处正好面向我，

我醋意十足地看到那又红又肿的花瓣中心，还在流着他的乳白的精液，真是刺激万分。

我脱下衣服，抱着她，问：「那家伙和你来了几次？」

老婆浑身酥软，喘气短促：「五、六次吧。」

我一手摸着她的乳头，一手去摸她的私处，湿润柔滑极了，着手处都是他们俩的爱液。「他射到你

的最深处了？」

老婆向我微笑一下：「是的，几次都射进了。还有几次，是我们俩共同爆发的。天啊！他真是」她

没注意我的情绪，还在回味中。

「你不怕今天是你的危险期吗？」

「你不怕就行。」老婆调皮地笑道。我再也受不了这种刺激，埋下头去舔我老婆的私处，那种又酸

又涩的味道，让我非常冲动。

「别，别这样好痒啊」我一面舔她又红又肿的阴核，一面用手指向里捅，老婆的小穴里面充满了他

的精液。

老婆扭动着身体，不断地用言语撩逗我：「不要这样啊我还要留着他的种子呢你不能这样我受不了

了。」

我正准备要挺枪刺入，客房的门开了，阿牛走了进来，他开玩笑般地说道：「大哥，刚才可又是你

说的，你老婆现在是我的老婆，是你的弟妹。你这样是非礼啊！」

老婆向我笑容可掬地点了点头：「真是不好意思了，老公来找我，我得回去了。」

然後她凑到我耳边低声道：「我最爱的人还是你。他走了以後，你可以天天、时时玩我，行不行？」

我叹口气，无奈地向他们俩苦笑一下：「你们走吧。」

阿牛又问我：「大哥，要麽你也过去？」

我老婆羞涩地红着脸向我笑着，半是期待、半是挑逗地看着我道：「你们可以来一场大比武啊！」

她娇弱无力地靠在阿牛的怀里，阿牛一只手摸着她的乳头，一只手正在她的下体大动。我得老婆像是迎

合他的动作一样，把酥胸前挺，两腿略分，被他弄的呻吟婉转。她含情地看着阿牛，然後把樱唇张开，

热情地迎接着他舌头的进入。天啊，这就是我以前又纯情又端庄的娇妻吗？！狗男女！我一定要他奸死

我这个淫荡的老婆！

（二）

记得那晚上我还是拒绝了我老婆肉体的邀请，激情是在第二天晚上才真正烈烈燃起的。他们回到睡

房後又大战了多少回合我不知道，反正第二天我老婆就换了一张新床单。

早上我为他们俩弄好了早餐，老婆容光焕发地走出房来，见到我时，俏脸飞红，盈盈一笑，好像真

是当了阿牛的新娘。一天无事。

晚餐时我们再次交杯共展，阿牛、老婆时不时地开着玩笑，我却獃着脸发愣。「老婆，你知道我吃

这块鲜贝肉时想到什麽了？你们家的鲜贝就是肉嫩汁多。」

「讨厌，不许你乱想。」

「大哥，今天晚上你没做什麽汤啊，你老婆晚上负责给我喂点汤。」

「管你饱。」老婆被他逗的身体发热，一只雪白的小腿俏，皮地耸在他的腿上，脚趾一扭一扭的，

我一下联想到我老婆在极度高潮时玉足常常会伸直的样子，底下也硬起来。

「今天晚上我还当灯泡吗？不行。」

我老婆看看我，撅着红红的小嘴：「老公啊，今天晚上我和阿牛邀请你啊，你要是不来，我们可不

答应。」然後奸夫淫妇一起低笑起来。

我心里大骂，木着脸点点头：「去，一定去。」

老婆然後站起身来，当着我们俩的面，把外衣、乳罩、小亵裤等一件件脱下来，露出那骄人的身材。

又当着我们的面前像模特那样转了一圈，笑着跑进了睡房，唱着小调：「谁先爬上谁先？。」

我和阿牛对视一眼，俩人不约而同地边脱衣服边往里跑。我以为是公平竞赛，还是我老婆偏了心。

我们俩是几乎同时跑进床边，不料躺倒在床上的老婆一下翻身扑到阿牛的怀里，两人全身赤裸抱在一起。

「我先摸到了。」阿牛叫道。我气得大叫。

老婆因为被他顶着私处，喘气已粗，她扭过脸对我说：「我今天晚上是他的了，你的事儿就是帮着

他，让我死过去。」

阿牛爬上我老婆的玉体，认真地舔起她的乳头、耳边、她光滑的小腹，老婆向我招招手：「老公，

过来，今天我只能让阿牛玩，你这麽可怜，就让你亲亲我吧。」然後我像是和我老婆初恋时那样浅浅地

吻着，她的表情依然纯情端庄，只是她惹人怜惜的娇吟喘息不是被我激发的，雪白晶莹的玉体、湿漉的

阴处、散乱的长发、苗条柔滑的玉腿现在属於别人。

我过去吻她，老婆向我微笑着说：「现在我就想让他玩我，委屈你了。」然後她分开大腿。

阿牛把他沾满我老婆浪水的肉棒向我出示一下：「你可以来看一下嘛。」

我过去仔细地观察着，他那又粗又长的大肉棒在我老婆的私处不断逗弄着，她的花瓣处还流着白色

污浊的精水，他又要插进去了！没想到他只是在我老婆上身动作，不断地用牙轻咬、用手轻拉、用舌舔

她的两只鸡头嫩肉，那两块肉结婚到现在好像才刚有了生命，乳晕涨满，两只红红的小乳头直挺挺地撅

着，向它们的新主人彻底屈服。

我老婆的叫声越来越浪：「亲老公，快进来我都受不了了！」

「让我死吧我是你的了我不爱他就爱你行不行？你进来吧」

但他半天还不插进去，我老婆只好向我发令：「好人，你去求他吧，让他快玩死你老婆快啊！」

老婆向我娇嗔着，她的胸部一起一伏。我没说什麽，只过去把他的大屁股向前一推，「噗」的一声

水响，肉棒全根而没。

我老婆头向後一仰，两腿分开盘在他腰上。「老公，他他插进去了嗯好深啊」

我帮助阿牛向前一推一推，让我老婆挺着腰和他交合，有时和他深吻，开心的大叫。「老公，我快

要高潮了，真的好舒服啊！」

阿牛的肉棒开始顶着我老婆的花心研磨，我老婆的叫声让我冲动万分，我一只手推着阿牛，一只手

打起手枪来。「老公，你才是我的亲老公，我爱你给我吧射进来我的花心都给你开了哦我死了快把种子

撒进来」

我老婆大叫一声，我便用尽全身力气，把阿牛的屁股使劲一推，阿牛的鸡巴一下伸到了我老婆子宫

的深处，老婆疯狂的甩着头，紧拥着他叫他射，阿牛叫着把他的精液喷入了我老婆的小穴最深处，我也

在这时射了出来。

他们俩半天没分开，然後我老婆把她的花瓣合起来，不让精液流出一滴，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对

我道：「你还行吗？」

我摇摇头。没想到这幕艳景这麽刺激，我现在只想做观光者。那天晚上我也累的不行，我的工作就

是不断地帮助他们俩共赴高潮，好像自然而然的。

我老婆一次又一次地向他表示臣服，一次又一次地向我表示背叛，表示只爱他一个，表示他以後随

时想干他她就随时准备被他玩。他射了五、六次，我也射了三、四次，当然都射在了外面。

除了摸一摸她的乳房，我别的什麽都不能做。

天亮时我离开了他们俩的睡房，阿牛已经熟睡，我老婆光着身子在门口向我笑着摇了摇手：「亲爱

的，你别生气啊，女人的话有时不能当真的。」

有时是要当真的。我是个失去国家、失去妻子的皇帝。【完】